

社論

今年聖誕考試後，學校施行了一個新措施，邀請中三以下同學的家長，親到學校領取子弟的成績報告表，這措施的目的，是藉此機會，使家庭與學校的關係拉緊，當天，班主任逐一的會見各同學的家長。互相了解學生在學校及家庭的環境，以求達到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配合，這個措施的結果，遠出意料之外，不祇學校家庭關係拉近了，家長間，亦因這次機會，能認識到其他的家長，互相交換教育子弟的意見。在二月十一日，本校又續舉行第三屆家長日，在這天中，家長更能徹底地了解學生在校內生活。

學校與家庭的關係，對教育學生的影響很大，在現代的教育方法上，更注重這問題，我校一向對於師長與家長的聯繫，甚為注重。自開學來，運動會，畢業禮等，均有邀請各家長參加，有些老師，更自動地作家庭訪問，但反過來說，家長的主動行動，便見不足了，家長對學校的認識，顯然是不夠的，今次的家長日，希望能起些作用。學生與各家長的關係，亦因去年的賣物會及同一時送寒衣運動，而有所進展，此兩次的活動，俱得各家長支持很大，這份報紙的設立，希望亦能助各家長認識各學生的活動。

學校、家庭及學生，像一個等邊三角形，三方面的結合，教育才能事半功倍，這關係雖然得某一方面的重視，但常因另一方面輕視緣故，而未能將關係做到滿意的地步，促進三方面聯絡，非單方面或雙方面能做到的，這是需要三方面的合作，才能得到完滿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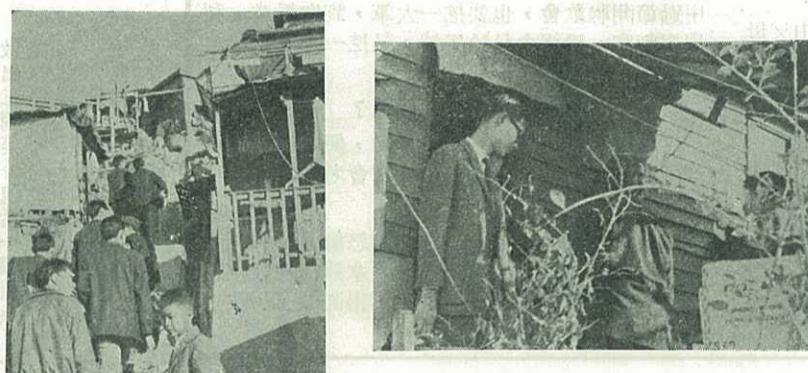


本校送寒衣運動

聖誕假期完後，學生會發起了一個寒衣運動，同學反應熱烈，經過十多天的收集，已收到寒衣數百件，於農曆新年前派發。

此運動的目的，除幫助一些貧苦大眾外，更希望藉此機會，讓同學加深對社會各方面的認識，故一部份衣物，決定由母親自派發。

當日參加的同學，達四十多人，由下午工作到六時許才結束，其他一部份寒衣，則捐與香港釋囚學校童軍，及各家長之工作之進行，得本校幫助並瑪利諾修女指導派發工作，謹此致謝。



華仁學報

會生學院書仁華龍九：者版出
會員委輯編報學：者輯編
道老打窩龍九：處訊通
院書仁華
務印德永：者印承
號四二一街南大龍九
五三五八〇八：話電
波善邵：輯編總

上期學報第一版
「中學生刊物研討會誤植「聖瑪利亞書院
爲「，又香港華仁學報
「華彗」之誤，特此致歉。又論壇版「要談談事實」一文
代表的職務，這是正要談談事實「一文
改無改進」，應爲「，合更正。一般一一班

水洗，定影後可將沖洗罐蓋除去，但勿將菲林取出，在慢流水中漂洗約卅分。晾乾後，將非林片頭尾用不銹鋼夾着，用柔軟的海棉輕揩去片上的水點，掛在清潔無灰塵的地方，便可完成沖洗的手續了。譚先生特別指出，由開始顯影至漂水，藥水溫度要保持相同的溫度，否則很容易引致非林藥膜皺裂或脫膜危險。保持相同的溫度很簡單，只要一個膠盆，氣溫高加入冰水，氣溫低加入暖水，譚先生又解釋，將片軸旋轉太快和太慢，定影時間短所做成的影響，逐一加以說明，我認為這一點是十分寶貴的，因為攝影書上，對這一點是沒有提及的。

講解完後，譚先生又撥出一些時間，讓大家提出一些關於攝影的疑問，使不少同學矛塞頓開。

(林菲冲) 座講題專之會影攝記

From "Chase" to "Bonnie
and Clyde"

阿瑟佩恩論 徐

徐錚

的忍者「都復活了？」瑞士家庭魯道夫更於「布魯費」一樣。在一個裏亦有過一場似這幕事，是在瑞士密室裏可以鎗殺道士邦，然後從一條暗道裏逃走。大多數的密機構是有暗道以作走之用），但爲什麼他要押他出到發射場？然後然面祇有幾場，但場鬥方不夠激烈（比不上「大戰魔鬼」，那些打門機追逐戰，真的是打得狠，刺激萬分。如落花流水，刺激萬分。妨好去戲票處，而在假期裏又捨得買一部電影。元買一不有。

鐵金剛大戰火箭嶺

便是個不及格的藝術家，但不管藝術不藝術，看滿堂春色却是一種上佳的視覺享受。也不能說這電影不黃，黃是黃能有幾種，不知你是否覺得天真，像滿堂春就黃得很，天真，很坦白，一點不假。你聽過小孩演。

以上是開始的計劃，我本人和各執行委員商討過後，以為時機成熟。我決定在此時此刻將學生會的基礎鞏固過來，方法是清楚地申明學生會的地位、功用和執行方法，亦即是需要**重立會章**。把學生會和學校各活動單位的關係列明，以達到「扶助，鼓勵的」的宗旨，並對各會，祇務能夠健全，便任由它獨立發展。

校方對學生會，支持十分大，對學生會會發展極關懷態度，重立會章一事，已經有詳細的接觸，將希望達到校方及學生兩面，都能因此而得益。

上半年中的努力，是務求達到兩個目的，這兩個目的達到後，並非說學生會便是成功的，這只是一個開始的已。

第一，學生會所舉辦的活動，組織上由執行委員會中的十二個人負責，但我本著一個目標，是希望越多人參加工作越好（例如賣物會，收集寒衣等，都十分成功），以提高各同學對工作的興趣。第二，我本著一個原則，就是把所有健全的活動，如聖母會，童軍會，盡量鼓勵，並保證這些單位，可以自由地獨立發展。又如學報及校刊籌備委員會，將繼而成為獨立單位，不受學校管制。如此情形下，可以趨向各多人的努力，生

(上接第二版「學生會主席的話」)
學生會上半年工作目的
學生會在

瑟佩恩把故事講了出來，把問題提了出來？但他沒有去解答。他冷冷的在譏笑寶尼和克拉？在譏笑人類？阿瑟佩恩在電影語言上的運用，比「追」時純熟得多，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了阿瑟佩恩，本片決無如此成績。

寶尼和克拉，在我心目中永遠是聖人。

慧佩恩呢？表現了是什麼樣子的？表現了實尼和克拉拉去得之後才出現，這裏說明了實尼和克拉當時的心情，對於阿瑟來說，是冷到的，以為他仍然屬於他們。第三次者姿態靜觀實尼和克拉一次又一次地得手，裝甲車也奈何不得。觀眾正當看得眉飛色舞的時候，阿瑟卻在冷笑。於是，實尼和克拉在亂槍中倒下。多悽慘的結局，我永遠忘不了實尼和克拉倒下時的慢鏡頭。

我的

祖父

序

五丙 劉大城

我想爲祖父寫傳已是很久的事了。只是覺得他並不是甚麼偉大的人物，寫了也沒有人看，所以遲遲未有動筆。但他在我心目中，已足夠成爲一位了不起的偉人了。而且他的音容，時時出現我夢寐之間，因此便寫來自我陶醉一番。

他生於清光緒年間，是廣西地方的一位私塾教師。他常以大清遺民自詡、有一舖鴉片烟癮，腦袋中仍留有

封建的殘餘思想、也有清末文人的怪脾氣，不失爲清末民初小人物的縮影。

算起來祖父離開我們已有四年半光景了，他去世時我在醫院動足部手術。其實在我入院之前，他已病入膏肓，正如他說：『死，是遲早的事了。』但是在臨終之前他曾囑咐家人不必將這噩耗轉告給我，恐怕壞了我的情緒。結果直至我出院後始知道他去世的消息。他是壽終正寢的，享壽八十餘歲，算得是長壽的了，因此我也未爲他的離去而過度哀傷。

他生於晚清光緒年間，讀過了些兒八股典籍，深受八股遺風影響，即使讀著現代報紙也要搖頭擺腦的。他當過鄉間的私塾老師，可是隨著革命的爆發，他的學生們不會要他。因此他只有退而耕於故鄉桂平的一個小地主。

朋友，來罷！

三甲 司徒紹昌

當大隊到達我家時，男女兩方初則各自爲政，但瞬即融洽相處（女的更親密得擠在一塊兒）。在前次「大集會」中會發生輕微口角的鄧艷文及「水魚」，現在卻甚爲合得來；談到興起時竟連我們的呼喚也聽不到。追溯原由，不外是水魚首先似一派紳士風度向鄧君詢問她在校的情形。不錯，人的天性都是愛好和平友愛的，何況多年相識的老友？上次的口角已完全忘却了。

放眼一看，才發覺我這個作主人的是多麼的庸才。朱港梅及周美倫靜靜地坐在一旁，小姐們正因談得入神而忘記了她們；兩位進了中學才認識的同學，也沒有發言的機會；又一位書生正捧着一部「大學生活」，不忍釋卷，我不禁奇怪他爲何偏要在赴會前才購買這部書。

午膳的時候到了，我還道各位站着進食倒比較方便，所以將預備好的椅子都移開了；想不到這竟令各位小姐鳳眼圓睜，故不久後都老實不客氣地「各坐各位」。忽然電唱機在重複地播放着同一的句子，我還以爲是機器出了毛病，卻原來

聽說從前他在家庭中是個大獨裁者，在他統治的小

王國下，一切人都唯他命是從。他以封建式手腕治家，誰也不敢擅作主張，他把家庭中人們階級化；他的媳婦，只是比奴婢們稍勝一籌吧了，我的母親雖是名門淑女，可是對他總是敬畏三分的，而且動輒要受他的氣。

他對他的兒子們也是嚴峻苛刻的，記得有一次他的

五十多歲的兒子犯了罪（須注意「罪」是一總他所不喜

歡的事情，只要甚麼東西，不合他意的，都足以構成罪

狀）。他便毫不留情，在衆目睽睽下，硬要後者叩頭認錯。這兒子只得紅著臉地邀命。他唯一表現他仁慈和溫情的地方，便是在他的孫子身上。幼年的我們，真可謂

得天獨厚的。在這嚴峻冷酷的家裏，他好比冬日的太陽

，照得我們渾身舒服。因爲除了他的仁慈的撫愛外，他

是說故事專家，更重要的，他是我們的避難所，每當我

們激怒母親至沸點的時候，他總能及時出現爲我們解圍

。我們也因此常向他請求作「政治庇護」。

他是地道的客家人，所操的主要客音，他也常

以此方言向我們說故事。他的書架滿是故事書，但他最

喜歡說的是抗日英雄的故事，說起來就眉飛色舞。只要

我們騙得他喜歡，他能整天不停的爲我們說，連工作也

忘了一切。

他常說：『我們中國人的骨頭是硬的；血是熱騰

騰的；肩膀是厚厚的，所以經過八年長長的抗戰，我

們到底也能支持下來』。

我們並非永遠都是他的心肝寶貝。只要我們觸怒了

他，他也會很嚴厲的責罵我們。記得有一次，我們幾兄

妹會合力摧殘了他一株心愛的蘿蔔，使他大發雷霆，拿

鞭子就爲他安排了逃亡之路。

近年來，我須出城讀書去，和祖父的相處

也疏少起來，但祖父的音容，我是片刻未能忘

記的。如今，祖父已棄我們而去，我們好像把

童年的快樂也和祖父一起埋葬了。墳前長及腰

的荒草，願你永遠陪伴著我。

底親愛祖父的白骨吧！

他是一位滿口「之乎者也」，「書云子曰」的「八股佬」。但他絕不是一個空說話的假道學。他是身體力行的，到了七八十歲，他還不肯放下鋤頭，不肯依靠兒子的供養。這大概是他的能頤養天年的主要原因了吧。他待人謙恭有禮。和藹可親。是一位能遷就他人的好好先生。早年他來慈悲爲懷，樂善好施，遠近的窮隣人，差不多都受過了他的恩惠。共產黨來時，這些急於報恩的

病假信「每每由假手於他。」

他是一位滿口「之乎者也」，「書云子曰」的「八

股佬」。但他絕不是一個空說話的假道學。他是身體力

行的，到了七八十歲，他還不肯放下鋤頭，不肯依靠兒

子的供養。這大概是他的能頤養天年的主要原因了吧。他

待人謙恭有禮。和藹可親。是一位能遷就他人的好好先

生。早年他來慈悲爲懷，樂善好施，遠近的窮隣人，差

不多都受過了他的恩惠。共產黨來時，這些急於報恩的

中國人瞧不起中文

中六文 陳國雄

自從上兩天與一位外國神父討論起中國語文，及加上這幾天來，人們談「中文官用」問題，談得特別起勁的緣因，使向來懶於執筆爬格子的我，不由自主地拾起筆來了。

本港一些除了中文就不懂別國文字的人，一向覺得「中文官用」是一種奢望，儘管香港人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中國人，但是這些中國人當中，有很多是瞧不起中文的；而且，這些瞧不起中文的人，又都是在這個社會中最有地位的人。

最近，華民政務司會委派了一位官員蒞臨本校說了一些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從中也會討論一些關於「中文官用」的問題及實行的可能性，他解釋說道「中文官用」只是一小括知識份子所極力提倡而已。但是，這些論調却有其重大之漏洞，關於缺乏翻譯人材只是一種藉口而已，讓我拿一個普通常見的事情作例子，我的一位朋友，一天收到一封由一政府機關寄來的英文信函，但他是個對英文一竅不通的人，面對着這一封「鷄腸文」有「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之感，最後，他却來請教我這位所謂英文書院中學生，經一番功夫後，原來只是一封稅務局的報稅表而已，但是，若交由一些在郵局旁的所謂「專家」辦理，却要收費十餘大元，為什麼當局要令這些市民白白損失金錢呢？這些來往表格翻譯是一個普通中學生之所能辦到，而每年本港中學畢業生為數也有數萬人，為什麼當局說缺乏翻譯人材呢？

說到這裏，請各位不要誤會我是為市民請命，既然我們十多年習慣如此，所以我對「中文官用」問題，自貝納祺他們提出後，一直沒關心過。就算這事通過，也只是省了我間中的一點功夫而已。

但是，這個問題似乎愈來愈提起人們興趣了。筆者前些時，在某一份週刊處看到一位同學的談話（筆者並非針對此位同學，請勿誤會），他認為留學生不須對香港負責，正如一位旅客對客店不須負責一樣，筆者對此問題絕不苟同。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但生活這島上的市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華人，故我們可稱之為「中國人」的地方」。能留學後回來為中國人服務，當是一件光榮的事啊！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戰後因為環境特殊，從大陸湧入的難民很多，致人口有過剩之虞；又因種種因素，香港也就繁榮起來，由轉運港變為商業的大城市。無可否認，市民的生活是安定的；而年青的一代，在香港受教育，在香港紮根兒，視香港為第二故鄉。可惜的是，香港學生太多，每年的中小學畢業生都為升學和就業的問題而煩惱。事因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學位短少，這是人所共知的事，以致每年投考大學的學生被摒諸門外者，不知幾許。他們之間有許多都不是庸俗之輩，如家庭環境的准許，多會作留學之計，這就產生了應該回香港服務與否的問題了。

筆者前些時，在某一份週刊處看到一位同學的談話（筆者並非針對此位同學，請勿誤會），他認為留學生不必斤斤計較國籍之不同；因為，十九世紀時代的民族主義，已落後非常了。但，作為一個學校的代表，竟然說出了這些不負責任的說話，是使人痛心疾首的。

我們先要分析一下，一個在香港受教育、長大的青年，應否奉獻己學，服務於香港呢？我的答案是絕對應該，而不應視香港為一所不須負責的。

留學生與香港

中六文 李其英



中文應列為本港官式語言

五丙 劉大城

最近由幾位香港大學生訪問華民政府司徐家祥先生發表了談話後，更引起各方面的反應，不懂英文的中國人當然希望中文官用，但懂得英文的中國人，不少持相反論調。

在心理上分析，如果中文不列為官用，官方只用英文，懂得英文的人便會佔點便宜；更可在某種中獲得「特權」；如果中文在衙門也行得通，則他所學懂的英文，却變成沒多大用場了。

昨天在報章上讀到一篇短文，說有一位名流

說到香港人的讀書問題，有人認為攻讀中文大學是自毀前途，將來畢業，是不會受到和英文大學的同等待遇的。甚至有人認為中文無用，但是說這話的不但是中國人，而且本身也算中文吃飯，他們瞧不起中文，我不知道是由於羨慕英文的心理，抑或覺得自己只懂中文，沒有出息，故有此憤慨之言。

中國人瞧不起中文的例子，在香港是時時碰到的，尤其是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本身中文程度有問題，却說英文比中文好用，中文不夠表達，時時要借用英文。但是，實際上，中文是否真如他們所說的「不夠表達」呢？老實說一句，這個論調是百份之百完全，絕對錯誤的。試看中國自古至今，經歷數千年歷史中，中國文字由最簡單，最古老的甲骨文進展至現在流行的中文，是不是要靠英文才能夠有今天呢？中國歷代所出的文學作品，多至不可勝數，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戰後因為環境特殊，從大陸湧入的難民很多，旅店。要知道，旅客居住於旅店，他們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是有權享致人口有過剩之虞；又因種種因素，香港也就繁榮起來，由轉運港變為工商業的大城市。無可否認，市民的生活是安定的；而年青的一代，在香港受教育，在香港紮根兒，視香港為第二故鄉。可惜的是，香港學生太多，每年的中小學畢業生都為升學和就業的問題而煩惱。事因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學位短少，這是人所共知的事，以致每年投考大學的學生被摒諸門外者，不知幾許。他們之間有許多都不是庸俗之輩，如家庭環境的准許，多會作留學之計，這就產生了應該回香港服務與否的問題了。

筆者前些時，在某一份週刊處看到一位同學的談話（筆者並非針對此位同學，請勿誤會），他認為留學生

不必斤斤計較國籍之不同；因為，十九世紀時代的民族主義，已落後

非常了。但，作為一個學校的代表，竟然說出了這些不負責任的說話，是使人痛心疾首的。

我們先要分析一下，一個在香港受教育、長大的青年，應否奉獻己學，服務於香港呢？我的答案是絕對應該，而不應視香港為一所不須負責的。

人要對中國人說英語呢？難道是英語比中文較悅耳，抑或是存心表現其英文水準呢？有人認為是會或遇藝會中介紹一些含有中國味道的民族舞蹈，他們却用英語來介紹，把那些「荷花舞」、「花鼓舞」、「採茶舞」譯得不知所云，這又是「媚外」的關係，但這只是其中一部份而已，最仍不能譯出那句話的真意，這使我感覺到：真正「不夠表達」的是英文而不是中文啊！

香港有個非常特殊情形，有好些人說話愛好用「中文對照」式的，一句中文，一句英文，有時說了一句英文，用中文闡明；說了中文，用英文闡明，有時更一句說話內，中英並用。這種情況在一般中學生中非常容易遇到。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大概可能是由於經過數年英文教育薰陶，習慣成自然罷了，若他們肯在中文方面下苦力，並除對「中文無用」之成見，這樣希望「中英對照」式說話便會減少。

另一種常見的情況是在一般集會中，在座各人中差不多全部都是會說中國話的中國人，但是可借司儀和演講的小姐或先生却全用英語，雖然在座的差不多全部懂得聽英語，但是為甚麼中國人會說到香港人的讀書問題，有人認為攻讀中文大學是自毀前途，將來畢業，是不會受到和英文大學的同等待遇的。甚至有人認為中文無用，但是說這話的不但是中國人，而且本身也算中文吃飯，他們瞧不起中文，我不知道是由於羨慕英文的心理，抑或覺得自己只懂中文，沒有出息，故有此憤慨之言。

中國人瞧不起中文的例子，在香港是時時碰到的，尤其是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本身中文程度有問題，却說英文比中文好用，中文不夠表達，時時要借用英文。但是，實際上，中文是否真如他們所說的「不夠表達」呢？老實說一句，這個論調是百份之百完全，絕對錯誤的。試看中國自古至今，經歷數千年歷史中，中國文字由最簡單，最古老的甲骨文進展至現在流行的中文，是不是要靠英文才能夠有今天呢？中國歷代所出的文學作品，多至不可勝數，

但是，這個問題似乎愈來愈提起人們興趣了。筆者前些時，在某一份週刊處看到一位同學的談話（筆者並非針對此位同學，請勿誤會），他認為留學生不必斤斤計較國籍之不同；因為，十九世紀時代的民族主義，已落後非常了。但，作為一個學校的代表，竟然說出了這些不負責任的說話，是使人痛心疾首的。

我們先要分析一下，一個在香港受教育、長大的青年，應否奉獻己學，服務於香港呢？我的答案是絕對應該，而不應視香港為一所不須負責的。

著名的如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及西廂記等書，他們非但只用中國傳統文字寫成而名留後世，況且能令外國文學界嘆為觀止，由此可見，這是否是，中文不夠表達呢？常在報紙讀到法官審案的新聞，為了一句廣東話，使翻譯人員大傷腦筋，則他所學懂的英文，却變成沒多大用場了。

昨天在報章上讀到一篇短文，說有一位名流說到香港人的讀書問題，有人認為攻讀中文大學是自毀前途，將來畢業，是不會受到和英文大學的同等待遇的。甚至有人認為中文無用，但是說這話的不但是中國人，而且本身也算中文吃飯，他們瞧不起中文，我不知道是由於羨慕英文的心理，抑或覺得自己只懂中文，沒有出息，故有此憤慨之言。

中國人瞧不起中文的例子，在香港是時時碰到的，尤其是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本身中文程度有問題，却說英文比中文好用，中文不夠表達，時時要借用英文。但是，實際上，中文是否真如他們所說的「不夠表達」呢？老實說一句，這個論調是百份之百完全，絕對錯誤的。試看中國自古至今，經歷數千年歷史中，中國文字由最簡單，最古老的甲骨文進展至現在流行的中文，是不是要靠英文才能夠有今天呢？中國歷代所出的文學作品，多至不可勝數，

但是，這個問題似乎愈來愈提起人們興趣了。筆者前些時，在某一份週刊處看到一位同學的談話（筆者並非針對此位同學，請勿誤會），他認為留學生不必斤斤計較國籍之不同；因為，十九世紀時代的民族主義，已落後非常了。但，作為一個學校的代表，竟然說出了這些不負責任的說話，是使人痛心疾首的。

我們先要分析一下，一個在香港受教育、長大的青年，應否奉獻己學，服務於香港呢？我的答案是絕對應該，而不應視香港為一所不須負責的。

著名的如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及西廂記等書，他們非但只用中國傳統文字寫成而名留後世，況且能令外國文學界嘆為觀止，由此可見，這是否是，中文不夠表達呢？常在報紙讀到法官審案的新聞，為了一句廣東話，使翻譯人員大傷腦筋，則他所學懂的英文，却變成沒多大用場了。

昨天在報章上讀到一篇短文，說有一位名流說到香港人的讀書問題，有人認為攻讀中文大學是自毀前途，將來畢業，是不會受到和英文大學的同等待遇的。甚至有人認為中文無用，但是說這話的不但是中國人，而且本身也算中文吃飯，他們瞧不起中文，我不知道是由於羨慕英文的心理，抑或覺得自己只懂中文，沒有出息，故有此憤慨之言。

中國人瞧不起中文的例子，在香港是時時碰到的，尤其是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本身中文程度有問題，却說英文比中文好用，中文不夠表達，時時要借用英文。但是，實際上，中文是否真如他們所說的「不夠表達」呢？老實說一句，這個論調是百份之百完全，絕對錯誤的。試看中國自古至今，經歷數千年歷史中，中國文字由最簡單，最古老的甲骨文進展至現在流行的中文，是不是要靠英文才能夠有今天呢？中國歷代所出的文學作品，多至不可勝數，



SIGNUM

Vol. 3 No. 6. Published by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12th. Feb. 1968

Operation "Coral Sea"

January 13th, 1968 was, indeed, a memorable day for the aviation Club.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two years that the club had a chance to visit an aircraft carrier. Through the help of Colonel Hu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uthorities, we were able to make a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ircraft-carrier, the 50,000-ton U. S. S. "Coral Sea".

The club was given very short notice of this visit and it was organised in a hurry, but most of the club members turned up for the trip. By 12:45, on Saturday, January 13th, 27 Members, led by Fr. Coghlan S. J., were waiting eagerly at the Kowloon Public Pier for transport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Navy Pier in Wanchai. Minutes later, two ladies from the U. S. Consulate picked us up at the pier and brought us across the harbour. From there, we were accompanied by Sergeant Jones of USAF and the trip to the U. S. S. "Coral Sea" began on a Hong Kong and Yaumati Ferry boat. The journey took about twenty minutes and, not long after departure, we could see the huge aircraft carrier lying gracefully at anchor near Green Island. For most of the members, this was their first visit to an aircraft carrier and they were very excited as their destination came into sight. They were overawed by the hugeness of the ship and the brightly coloured and neatly lined up aircraft. As soon as the ferry stopped, we began to ascend the ladder leading up to the ship. We were greeted by an officer in charge. After a short briefing, the officer led us around the ship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eaman Mr. Tom Weller and three other members of the crew. Below deck we witnessed the crew reassemble a F-8U Crusader within an hour. There were a number of different types of aeroplanes under repair in the workshop. Then we took a look at the anchorroom in the bow of the ship. One of the two anchors was dropped and each one weighed up to 60,000 pounds. After taking a number of photographs we went on deck. We saw rows of planes which some day ago had roared through the skies of Vietnam but now were lined up peacefully upon the deck.

We were given permission to take any photographs we wished. All at once, the A-4 Skyhawks, A-1 Skyraiders, F-4B Phantoms, F-8U Crusaders, Skywarriors and helicopters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photographers. Some members, helped by the ship's crew, climbed into the cockpits and sat on the seats of the aircraft and took a good look at all the instruments installed in an aeroplane. We learn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ommander of a helicopter always sits in the righthand seat, whereas, in an aeroplane, the captain always sits on the left. The helicopters were mostly used for rescue purposes. The F-8U Crusaders on board were modified to carry out reconnaissance and picture-taking missions. The lieutenant and his fellow seamen were very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and they spent a lot of time answering the numerous questions brought up by our members. The group came together again at approximately a quarter to four. After taking a group photograph, we went below deck again and waited for the ferry to take us home. At 4:30 p.m., we left the ship, with her 5,000 men and 60 aircraft, and began our journey home. By the time we got back to Kowloon Public Pier, it was almost six in the evening. The members went home separately and an interesting visit to an aircraft carrier finally came to an end.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thanks to the captain of the U. S. S. "Coral Sea", Colonel Hum and the authorities for making this enlightening trip possible for the club. Our thanks are also due to those who spent their time leading us around the ship and contributed to making our visit a pleasant one.

Stephen Ching
President (Aviation Club)



Play Production.

By: Etienne.

Having consulted three British books on play production, I attempt to summarise the main points; much complicated matter has been left out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 My slight understanding of this living art refrains me from making any personal comments, but every sensible person will know that for this art, as for the other arts, there are no definite rules. As preparations for the inter-class drama competition will be in full swing during the next few months, this article in note form may serve as a guide, not a rule-book, for the producers who are new at the job. The prudent will adopt and reject what they think fit.

The first word of encouragement goes to the producer never lose faith, work hard, and seek the guidance of the more experienced. Before starting rehearsals the producer has to go through a good deal of preparation. When he has done this, he is half way home. This includes an analysis of the script, the framing of y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 auditions (casting), and a conference.

1. The analysis. Judge the play by its theme, characters, construction, and dialogue. Look out for conflict, suspense, climaxes (spot the innumerable tiny climaxes that build up to the bigger ones), and contrasts (of character, mood, and atmosphere).

The play itself can be consider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respects:

A. Sound: human speech, music, sound effects.

B. Movement: rhythm and tempo in speech and movement.

C. Colour: costume, decor, lighting (a word mispronounced by many as 'lightning', incidentally).

D. Form: design and shape in decor and grouping (Of the actors throughout the play).

2. The interpretative methods. Work out a complete Plan of movements and grouping for the actors. Ways to show contrast - silence and shouting (sound), stillness and running or leaping (movement), darkness and light (colour). Make the play natural as real life and avoid artificial contrivances.

3. Auditions. Strictly speaking, the producer should match characters. A certain amount of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allowed for their own choice of parts. Auditions should combine

acting with reading.

4. The conference (with assistant, prompter, and actors). The producer reveals the progress, construction,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lay. He stated his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to be portrayed by the actors. Comments will be invited from the company, but the producer is the autocra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ask is the rehearsals. These should occur at least once a week, and more during the last two weeks; schedule more than necessary to compensate for cancellations. During rehearsals give confidence and arouse the necessary enthusiasm in the actors by own example and appropriate humour to ease the tension.

The progress can be separated into two stages.

Stage 1. Movements and grouping; interpretation and emphases of lines and words; acting not emphasized; actors do not have to be 'word perfect' in order to eliminate wrong emphases of words.

Stage 2. Lines 'word perfect'; acting emphasized. At this stage the individual creative ideas come in.

The producer should make the actors know their own mistakes, and should, as far as possible, avoid the 'do-it-like-me' method. Watch and listen all the time; leave the script to the assistant. Create a well-composed picture on the stage throughout the play.

Stating the methods for doing something is easy, but putting them into actual practi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 is entirely another matter. So, to this year's producers - good luck and fruitful efforts.



...things go better with Coke

TRADE-MARK REG.